

中东伊斯兰力量掌权前景分析^{*}

权新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成县 742500)

摘要: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 中东出现了伊斯兰力量夺权的浪潮。总体来看, 伊斯兰组织采取了四种策略, 即政变、恐怖袭击、内战或者革命以及参加民主选举。由于各国执政者对军队的严密控制, 除苏丹这个特例外, 政变从未成功。恐怖袭击虽能破坏社会秩序, 但无法动摇政权的根基。伊朗革命具有极强的特殊性, 别国无法成功复制。而大多数中东国家中央政府相对强大, 不具备发生内战的条件。因此, 在中东国家实行政治改革后, 参加民主选举成为获取权力最为现实可行的方式。在此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伊斯兰组织将会放弃暴力夺权的方式, 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 与其他世俗政治派别一起公平竞争国家权力。

关键词: 中东; 伊斯兰力量; 伊朗

中图分类号: D815.4/B9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07)04-0050-05

1978-1979年, 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伊朗人民, 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自此,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 伊斯兰革命的浪潮是否会席卷中东¹? 伊斯兰力量^④还会在哪个国家夺得政权? 然而,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 中东并未出现许多人所预想的连锁反应, 伊斯兰力量只在苏丹和阿富汗两国成功夺权。但近几年来, 中东伊斯兰组织的影响又陡然增大, 往往在大选中有不俗表现, 有些甚至因此获得了国家权力。在2005年12月的埃及议会选举中, 穆斯林兄弟会史无前例地赢得了88席, 成为最大的反对党。而在年底的伊拉克正式议会选举中, 主要由伊斯兰政党达瓦党和伊革委组成的什叶派选举联盟获胜。次年1月, 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 哈马斯获得74个席位, 首次取代法塔赫取得组阁权。在此形势下, 是否会有更多的伊斯兰组织取得政权, 由反对派转变为执政党呢? 本文将对中东伊斯兰力量的夺权策略予以分析, 并对其掌权的前景进行展望。

一、伊斯兰力量的挑战和中东政府的回应

1979年革命成功后, 伊朗政府大力向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 支持各国反对派夺取政权, 建立伊斯兰政府。而作为现代第一场以伊斯兰为旗帜的革命, 它也极大地鼓舞了中东其他国家的伊斯兰组织。^[1]于是, 在伊朗的影响或支持下, 中东出现了一股伊斯兰力量的夺权浪潮, 各国伊斯兰主义者四处出击, 或声称要通过议会选举执政, 或企图发动军事政变上台, 或组织武装暴动要挟当局交权。^[2]^[4]在伊拉克, 达瓦党起初企图通过发动伊朗式的人民革命夺权, 失败后, 多次暗杀萨达姆等高官。在叙利亚, 穆斯林兄弟会1980年暗杀总统阿萨德未遂, 1982年又在哈马

策划兵变而失败。在埃及, 1981年圣战者组织成功刺杀萨达特。在苏丹, 1989年巴希尔发动军事政变, 伊斯兰主义者取得政权。海湾危机后, 中东伊斯兰力量的影响进一步增大。在阿尔及利亚, 伊斯兰拯救阵线在1991年底的首轮全国议会选举中获胜, 但随即军队介入, 伊斯兰拯救阵线被强行取缔。在阿富汗, 塔利班在内战中于1996年攻占首都喀布尔, 控制了大部分国土。在土耳其, 繁荣党在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跃居为第一大党, 次年组建联合政府, 但由于其伊斯兰倾向, 受军队逼迫而放弃政权。^[3]虽然除苏丹和阿富汗外, 伊斯兰主义者的夺权行动在大多数国家以失败告终, 但它给所在国政府造成了空前的压力, 伊斯兰组织成为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政治反对派。

面对伊斯兰力量的威胁, 中东各国执政者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吸取教训, 竭力巩固和维护国家权力。总体而言, 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措施。

第一, 以暴力方式镇压反政府的伊斯兰组织。在受到直接威胁时, 政府往往会使用警察乃至军队等国家暴力机器, 大规模逮捕、监禁和处死伊斯兰主义者。1982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策划的兵变发生后, 总统阿萨德命令军队血洗哈马, 致使近万人伤亡。^[4]但由于暴力镇压容易激化国内矛盾, 有损政府形象, 成本相对较高, 各国执政者一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种方式。

第二, 在不危害政权基础的前提下, 满足伊斯兰主义者的部分愿望, 给予他们有限权力, 以便把他们纳入已有的政治体制。^[5]^[15]相比前一种, 这是一种代价较小、在海湾战争后采用日益广泛的策略。在约旦、摩洛哥、也门、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国, 政府允许伊斯兰主义者公开竞选议会席位,

*收稿日期: 2007-03-1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美国中东关系中的伊斯兰教因素研究》部分成果, 基金编号: 04CSS004

作者简介: 权新宇(1975-), 男, 甘肃陇南人,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当代中东问题。

¹ 本文所论述的中东指西亚北非地区。

^④ 这里的伊斯兰力量特指区别于世俗政党的、以伊斯兰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政党、组织或派别。

有些甚至许可他们就任部长职位。然而, 为约束和限制伊斯兰势力, 议会享有的权力往往比较有限, 所任的部长职位也无足轻重, 国王或者总统依旧拥有在重大事务上的最后决定权。

第三, 赋予政权宗教上的合法性, 以消解伊斯兰力量在意识形态上对自身的压力。在伊朗革命后, 许多国家的执政者都程度不一地增强了政权的伊斯兰色彩, 大力借助伊斯兰教增强自身的合法性。摩洛哥已故国王哈桑二世和约旦哈希姆家族的几任国王都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沙特国王则自称为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护主”。萨达特自封为“信士总统”, 宣称“科学和宗教信仰”是国家的两大支柱。萨达姆则自称为阿里的后裔, 在海湾战争后甚至发起了颇具规模的“信仰运动”。^[1] 另外, 埃及和沙特政府还多次让官方乌里玛以发布法特瓦(宗教裁决)等形式支持国家的内外政策。^[4]

通过以上措施, 大多数国家的执政者已成功阻止伊斯兰力量夺取国家权力。但是, 伊斯兰组织依然是各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各国执政者竞相显示自己对宗教的虔诚, 充分表明伊斯兰力量已成功使伊斯兰教在思想领域和公众舆论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在其他中东国家, 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发展和脱贫等问题, 极少有政治家把宗教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中东, 没有一个执政者敢于忽视宗教对维护统治的作用。实际上, 伊斯兰主义者虽然在夺取政权方面屡屡受挫, 但在“观念的战争”中却获得了胜利。多年以来, 各伊斯兰组织发起以宗教宣传和教化为重点的“达瓦”^[4]运动, 以和平方式从底层改变中东社会, 让更多的人相信伊斯兰是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进而为将来夺取政权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在 20 世纪后半期, 伊斯兰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兴社会主义等等所有世俗思想, 成为整个中东最具影响、最富活力的意识形态。无疑, 这给各国的执政者造成了巨大压力, 也给伊斯兰力量夺权营造了不可多得的舆论环境。

二、伊斯兰力量的四种夺权策略

目前, 虽然大多数中东国家都由世俗力量执政, 但是, 如果伊斯兰主义者的宣传和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他们会有朝一日夺得政权吗? 而如果伊斯兰主义者在一国成功夺权, 会在其他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就需要对伊斯兰主义者获得国家权力的各种途径进行考察。到目前为止, 他们主要使用了四种策略, 即政变、恐怖袭击、内战或者革命以及民主选举。

(一) 政变。上个世纪 50—60 年代, 中东曾多次发生军事政变。伊朗革命后, 包括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伊斯兰组织渗入政府和军队, 企图效仿世俗民族主义者从政

权内部发动政变, 但最终除苏丹全国伊斯兰民族阵线外, 都以失败而告终。80 年代中东的执政者, 要么自身像萨达姆和阿萨德等人一样曾通过政变上台, 要么也被邻国发生的政变所震惊, 因此无不竭力防止伊斯兰主义者发动政变。他们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 其一, 把可疑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其他政敌从军队中清除出去, 让可靠的支持者占据关键职位, 确保军队由与政权有共同利益的人领导。通常情况下, 这意味着执政者依靠同一教派、民族、地区、部落和家族的人维护统治。比如在沙特, 国家所有最关键的部门都必须直接由沙特王室成员控制。^[6] 而在伊拉克, 80 年代国家军政大权主要由萨达姆的同乡, 即属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提克里特人掌控, 海湾战争后, 则进一步向他的家族和部落集中, 许多高官因被怀疑不忠而遭处决。^[7] 其二, 执政者对军队成功使用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中东国家往往军队规模庞大, 军官严重超员, 彼此相互制约。军队内部缺乏常规联系, 陆海空三军之间的联合演习从未出现过。^[8] 军官频繁调换, 致使其难以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 伊斯兰主义者虽然有时可以渗透到军队的某一部分, 但造成的最大威胁也只能是刺杀执政者, 而无法取代其执掌国家大权。

因此, 在各国执政者的严密防范下, 伊斯兰主义者极难通过政变的方式上台。而 1989 年苏丹的伊斯兰主义者夺权在中东只是一个孤立事件的事实说明, 即便他们在一国获得政权, 也不会引发中东其他国家发生类似政变。

(二) 恐怖袭击。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恐怖袭击成为中东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广泛采用的一种策略。他们企图通过发动恐怖袭击, 制造混乱, 破坏经济, 以此引发民众不满, 削弱政权基础, 进而为夺权创造条件。然而, 这种方式也同样难以使伊斯兰主义者获得政权。

在当前的中东, 以恐怖主义为夺权手段的主要是一些成员很少、力量较小的极端组织, 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流派别则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建立伊斯兰社会。^[9] 而由于恐怖主义本身的野蛮性, 它不仅不能使一国的政权自行覆灭, 还会对伊斯兰主义者本身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斯兰组织在国内频频发动恐怖袭击, 破坏社会秩序, 伤害无辜平民, 引起了普通民众的极大不满, 严重损坏了伊斯兰运动的形象。伊斯兰极端组织有时还袭击外国游客, 打击当地的旅游业, 而这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90 年代以来, 埃及极端分子多次以外国游客为袭击对象, 1997 年甚至在旅游胜地卢克索残杀 58 个外国人, 这遭到政府和民众的一致谴责。^[10] 另外, 伊斯兰组织无限制的恐怖袭击, 也给政府大规模逮捕、监禁甚至处决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借口和恰当的理由。政府严厉的镇压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斯兰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力。

因此, 伊斯兰主义者不可能通过恐怖袭击达到夺取政

^[1] 主要内容有: 印制和分发 500 万套《古兰经》, 把“安拉至大”加入国旗, 规定学习《古兰经》为学校的必修课, 禁止在饭馆售酒等等。可参见: W. Andrew Terril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q’s Shiite Clergy: Partners or Adversaries”? <http://www.carlisle.army.mil/ssi/>

^[4] 比如, 1979 年, 埃及和约签订后, 萨达特促使艾兹哈尔大学的乌里玛发布法特瓦, 宣布合约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法。1979 年 11 月, 武装分子占领麦加禁寺后, 沙特乌里玛发布法特瓦, 支持政府围剿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

^[4] “达瓦”是伊斯兰组织和理论家所经常使用的一个极为关键的词语。它是阿拉伯文 Daw'a 的音译, 意思为召唤, 号召, 宣教等, 就是要通过宣传和教化合促使穆斯林按伊斯兰价值观生活, 说服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对中东伊斯兰力量而言, 主要指后者。可参见: Jacques Waardenburg *Islamic Histor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Berlin: de Gruyter 2002 333—335.

权的目标。他们在国内发动暗杀和破坏活动,虽然可以暂时造成社会混乱和民众恐慌,但无法根本动摇政权的基础,也无助于穆斯林接受伊斯兰的统治。从长远看,恐怖袭击只能使伊斯兰运动的发展陷入困境。

(三)革命或者内战。在伊朗,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以人民大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巴列维的统治,在阿富汗,塔利班则借助内战的混乱局势攻占了大部分国土。但是,依据目前形势判断,其它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很难以类似方式获取政权。要发生伊朗式的革命,除了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外,不仅需要霍梅尼一样奇里斯玛式的人物,更需要国内民众对伊斯兰政府的普遍支持和认同。然而,虽然目前中东伊斯兰力量颇有影响,但并没有出现能够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还要注意的,伊朗是一个什叶派国家,特殊的乌里玛等级制度¹和效仿制度不仅有利于催生革命领袖,也便于广泛动员群众。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其它国家不可能成功复制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另外,除伊拉克、苏丹、阿富汗和巴勒斯坦外,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中央政府相对强大有力,社会比较稳定,也不具备发生内战的条件。

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的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国家机器远比伊斯兰主义者强大。在几乎各国政府都拥有严密的情报机构和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情况下,伊斯兰主义者依靠暴力的夺权努力往往被轻易击得粉碎。而1991年伊拉克什叶派大起义的失败则说明,如果没有外部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支援,通过起义或者内战夺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70—80年代,中东多次爆发代理人战争,尤其是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竞相支持邻国库尔德人参与政府对抗。但在近年来,除伊朗介入伊拉克与叙利亚和伊朗介入黎巴嫩外,代理人战争已极少出现,而这客观上增加了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发动内战和革命夺权的难度。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者与政府间史无前例的血腥冲突^[11],已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北非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心有余悸,与过去不同,他们已不再把使用暴力作为夺权的优先方式,有些甚至已不再把夺权作为公开的目标。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至少在摩洛哥,伊斯兰政党极其害怕它们被误认为要设法夺取政权。它们看到了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一切。它们明白,任何夺权的行动,甚至是任何这样的企图,都会引来政府剧烈的反应”。^[12]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部分中东伊斯兰组织已完全弃绝了暴力。将来,至少在两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考虑采用或恢复暴力策略:第一,伊斯兰主义者相信,通过包括民主选举在内的所有其他和平方式,他们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国家权力;第二,他们确信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和相当一部分经济界、军界和政界精英的支持。当然,政权内部的虚弱、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来自外部的压力,也会促使伊斯兰主义者采取行动。也正是从第二种情况中,可以看出伊斯兰组织的“达瓦”运动对现存世俗政权潜在的巨大威胁。

(四)民主选举。在通过政变、内战和恐怖主义等暴力方式难以夺取政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伊斯兰组织倾向于利用民主选举获取国家权力,而近年来的情况也表明,这种策略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在中东,凡是举行公开选举的

国家,伊斯兰组织要么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要么在自由改革派等力量之后而位居前列。最能显示伊斯兰组织在选举中巨大潜力的莫过于哈马斯的胜利。在2006年1月的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它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总共132席中的74席,而以前的主流政党法塔赫则仅仅得到了45席。由于阿巴斯担任着最重要的总统一职,哈马斯并未实现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控制。

在埃及和伊拉克的选举显示了类似的趋向。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19%的选票,得到了454席中的88席。^[8]而在年底的伊拉克议会选举中,主要由达瓦党和伊革委组成的团结联盟赢得了共275席中的130席,最终,达瓦党领导人马利基出任政府中权力最重的总理一职。在伊拉克历史上,什叶派伊斯兰政党第一次分享了国家权力。

在其它不少国家,伊斯兰组织在议会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也门,2003年的议会选举中,改革大会党赢得23%的选票,成为第二大党;在约旦,伊斯兰行动阵线占有议会104席中的18席,排名第二;在摩洛哥,正义和发展党在议会中位居第三。

伊斯兰组织之所以会在许多国家的议会选举中有突出表现,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它们的主张符合民众的意愿,而是由于各国政府多年来对内无力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对外不能维护民族和国家尊严。换句话说,正是政府的失策与乏力为伊斯兰组织扩大影响创造了条件。而伊斯兰组织则抛开政府建立学校,设立诊所,向贫民提供实际的帮助,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尤其重要的是,无处不在的腐败严重损坏了政府的形象,而伊斯兰组织则竭力把自身描绘为廉洁的象征,这成为其能够广获民心的关键因素。^[13]^[17]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选民把票投给哈马斯,主要原因不是赞同它的社会主张,甚至也不是支持其坚决抵抗以色列的行动,而是由于执政的法塔赫被认为已彻底腐败,而且无力解决社会问题。^[14]可以说,只要中东国家政府不能妥善解决各种问题,改善自身形象,那么民主选举将是伊斯兰力量上台的可能途径。

三、问题与前景

综上所述,在政变、恐怖袭击、内战或者革命以及民主选举四种策略当中,伊斯兰主义者最有可能以民主选举这种非暴力方式获得国家权力。实际上,各国的伊斯兰组织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后,大多开始面对现实,总结教训,抛弃或修正了原先的激进立场,企图通过议会选举和合法斗争的方式逐步实现自身的目标。^[9]^[74—77]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遭到多次镇压后,自80年代起积极参加议会选举,避免与政府直接对抗。连曾经图谋暗杀穆巴拉克的“伊斯兰组织”,也在1999年宣布停止国内外的恐怖活动。^[10]^[168]因此,参加民主选举,成为体制内的政治反对派,也是国内现实对伊斯兰力量的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海湾战争后,尤其是“9·11”事件后,大多数

¹ 什叶派乌里玛从低到高分四个等级,即希卡特伊斯兰、霍加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和大阿亚图拉,每个什叶派穆斯林都要选择一个具有教法创制权的宗教学者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什叶派乌里玛等级制度和效仿制度的详细内容及政治作用可参见,李福泉,“试论伊拉克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作用”,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4—25页。

中东国家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前提下,都在尝试进行政治改革。建立议会,扩大人民参政渠道,是其重要内容,而这无疑为伊斯兰组织分享国家权力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实际上,政府扩大政治参与的幅度与伊斯兰力量在政治上的温和程度明显呈正相关关系。只有政府让伊斯兰主义者看到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权力的希望,他们才会真正抛弃暴力夺权的方式。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也成为促使中东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外部力量。2004年,美国提出“大中东倡议”,敦促中东国家实行民主自由,举行公开选举。虽然它遭到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抵制,却客观上加强了它们进行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15]

就目前来看,在绝大多数中东国家,民主选举还难以确保伊斯兰力量主导政权。正如前文所言,在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总统或者国王大权独揽,议会只拥有相当有限的权力。无论哪一个国家实行有限的“民主试验”,所有重大事务的决定权依然由国家领袖掌握。^[16]面对伊斯兰组织的有力挑战,中东的阿拉伯执政者还不会骤然实行重大政治改革,授予议会更多实质性的权力。这样,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在选举中大胜,进而主导议会,也只享有相对有限的权力,而难以支配国家决策。例如在巴勒斯坦,虽然哈马斯控制了立法委,但总统这一最重要的职位却由阿拉法特的继承者阿巴斯担任。确实,有些阿拉伯国家也举行全国总统大选,但由于对候选人的种种限制¹,在任者往往以惊人的高票连任,伊斯兰主义者没有获胜的希望。在这里,选举不是公平的竞争,而只是在任者以“民主方式”确认自身权力的一种全国性仪式。^{[15] 15}

当然,即便如哈马斯等伊斯兰组织掌握了实际权力,它们依然要与其他政治派别一样接受国内外各种严峻问题的考验。但由于他们缺乏执政经验,大多只有“伊斯兰是解决办法”的空泛口号,没有针对各种实际问题的详细计划和措施,一旦上台,往往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而这无疑将会大大损坏伊斯兰主义者在广大穆斯林中的形象,进而在短期内妨碍他们通过选举再次获取国家权力。现今的哈马斯与伊拉克的达瓦党和伊革委面对种种问题,目前还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伊朗、苏丹和阿富汗三国的实例也清楚地表明,伊斯兰主义者主导政权,并不能保证国家走出困境。塔利班甚至连政权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而在伊朗,虽然伊斯兰主义者夺权已有 20 多年,但国家依然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有自由倾向的改革派成为最大的反政府力量,越来越多的民众反对和拒绝神权政体。^④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伊斯兰主义者上台可能缩小而非扩大其群众基础。

然而,伊斯兰组织也并非僵硬地固守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目标而毫无变化,以埃及中间党为代表的新型伊斯兰政党的出现表明,适应现实,寻求变革是当代中东伊斯兰运动的突出特征。而对各国政府而言,民主化毕竟是中东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执政者不可能永久地把伊斯兰力量排除在政权之外而独享国家权力。从长远看,随着中东各国政治发展的成熟,民主选举将成为伊斯兰主义者上台最为可行的方式。在这些国家实行真正公开、公正、公平的选举后,越来越多的伊斯兰组织将会放弃暴力夺权的方式,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遵守民主政治的规则,与其他世俗政治派别一起公平竞争国家权力。

参考文献:

- [1] John L. Esposito.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 Ten Year Perspective[A]. John L. Esposito.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ts Global Impact[C].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39.
- [2] 陈嘉厚. 现代伊斯兰主义[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14.
- [3] 刘云.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138-139.
- [4] 吴云贵, 周燮藩. 近现代伊斯兰思潮与运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70.
- [5] Jillian Schwedler and Largsa Chomik. And the Winner is...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in the Arab World[J]. Middle East Report, 2006(2): 14-17.
- [6] 王铁铮. 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7: 139.
- [7] Phebe Mann.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4: 263-265.
- [8] Cameron Brown. Waiting for the Other Shoe to Drop: How Inevitable is an Islamist Future? [EB/OL]. (2006-01-15) [2006-07-18]. <http://meria.idc.ac.il/journal/2006/issue2/jv10n02a7.htm>
- [9] Najib Ghabi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 [10] Barry Rubin.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 Politics[M]. New York: Palgrave, 2002.
- [11] 金宜久, 吴云贵.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186-187.
- [12] Roundtable Discussion. The State of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EB/OL]. (2005-07-15) [2006-07-18]. <http://meria.idc.ac.il/journal/2005/issue3/jv9n03a9.htm>
- [13] Beverley Milton-Edwards. Islamic Fundamentalism since 1945[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37.
- [14] PSR's Exit Poll Results. On the Election Day for the Second Palestinian Parliament [EB/OL]. (2006-02-28) [2006-07-18]. <http://pcpsr.org/survey/polls/2006/exitpoll/ilian06e.htm>
- [15] 高祖贵.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239-243.
- [16] 王彤. 当代中东政治制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56.

(英文摘要下转 63 页)

¹ 比如, 也门和突尼斯都规定, 要成为总统候选人必须征得至少 10% 的议员的签名。2005 年, 虽然埃及废除了“唯一候选人”制度, 实行多党多名候选人直接选举, 但国内最大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被排除在外, 且规定候选人须得到议会至少 90 名议员 (约 20%) 的签名。其结果是, 在任总统穆巴拉克毫无悬念地以 88.6% 的高票当选。

④ 从美国洛杉矶的电话随机调查表明, 在伊朗支持神权政体的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Patrick Clawson and Michael Rubin, "Patterns of Discontent: Will History Repeat in Iran?" <http://meria.idc.ac.il/journal/2006/jv10n01a8.htm>

3 公平与差别原则。公平以及公平的程度解决的是利益分配问题。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社会的主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融合成为一种社会合作体系的方式, 以及他们分派基本权利和义务, 调节由持续的社会合作产生出来的利益分配方式。^[10]公平原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分配领域, 政府要制定按劳分配的政策, 保证公民享有的权利与其所作的贡献对等, 同义务相统一。但是每个人由于先天资质和后天努力的不同, 所以差异又是客观存在的。公正的制度应当尊重个体人各自的禀赋、能力以及具体贡献等方面的差异, 尊重个体的发展与选择, 并根据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不同而给予有所差别的对待。

(三)整合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社会资本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是一种人际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一定的文化如信任、互惠、合作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 以一定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公正的维护和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 可以而且应该在社会公正维护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随着公共事务治理结构的变迁, 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的发展, 政府越来越处于一种力不从心的状态, 这时候就需要政府集聚社会资本, 凝聚社会的力量共同致力于社会公正事业的建设和维护。社会资本是指蕴涵资源在内的那些能够予以调动的、并依据信任、互惠等规范维持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三要素社会网络、规范、资源。社会资本蕴含的信任、互惠、合作的理念与社会公正自身所体现的平等、自由、

合作等理念是契合的。社会资本作为有效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提高人的道德自律水平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网络, 互惠规范及信任等心理特征, 使得它能够兼顾自由与平等理念, 推进社会合作, 进而确保社会公正。同时, 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运行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 也可以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依据社会资本的三个构成要素,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首先, 加强诚信建设, 促进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互惠, 助推社会合作。为此政府要大力进行道德建设, 以“德治”安排为路径推进社会公正。通过道德建设,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增进人们的信任感与合作意识, 实现和维护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进而推进社会公正。其次, 培育和发展作为社会资本组织载体的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反映的是社会的自主性以及由此所对应的社会资本。它的重要性在于为人们提供了首创性的、自主性的、公共且相互关联的、有个性的行动, 也相应地培养了人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即每个个体能够调动起来的资源量, 使每个个体用更少的物质资本实现了更多的目的。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 他可以重新激活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治理盲区”, 从而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政府要为非营利组织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加大对其政策支持力度和财政支持力度; 同时还要转变政府职能, 给予非营利组织独立的发展空间, 增强他们的自治能力。通过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政府可以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切实承担起维护社会公正的重任, 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 [美] 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1
[2] 吴忠民. 社会公正论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33.
[3] [英] 霍布豪斯. 社会正义的要素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77.
[4] 施雪华. 政府权能理论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1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43.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3)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39
[7]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253.
[8] 何怀宏. 良心与正义的探求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332.
[9] [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上) [M]. 张雁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154
[10] [美] 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M]. 姚大志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17

Presence of Government at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Justice

QI Hai-li ZHANG Xiao-j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 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Social justice that Human being is always eager for is a field where government, market and NPO play together, and also is the game result of the interest subjects. As the represent of public interest, government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the gam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the idea of sharing achievements by all the people, promote social justice and system justice.

Keywords Social justice; Government Presence; Game Theory; Social Capital

[责任编辑: 邓 红]

(上接第 53 页)

Analysis of the Prospect for the Islamic Forces to Seizing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QUAN Xin-yu

(Longnan Teacher's School, Chengxian Gansu 7425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 in 1979, Islamic forces try to seize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On the whole, Islamic organizations adopt four tactics: coup d'état, terror attack, civil war or revolution and democracy. Since the rulers in every country control the army tightly, coup d'état was never successful except Sudan. Although terror attack can destroy social order, it can not shake the basis of the regimes. Iranian revolution is so unique that it can not be copied successfully in other countri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most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is relatively powerful,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civil war to break out. So, democracy is the most feasible way. Under the condition, more and more Islamic parties will abandon violent ways and fairly view with other political force for the state power by election.

Keywords Middle East; Islamic force; Revolution; Democracy; Iran

[责任编辑: 晓 春]